

国土空间规划下天水市遗产空间保护机制研究

严西西

兰州交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DOI:10.12238/bd.v8i6.4309

[摘要] 历史文化资源塑造城市特色,承载地域文脉,其保护与利用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尤为重要,但目前保护利用体系构建尚不成熟。本文通过梳理国土空间规划语境下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内涵,并总结以往学者的观点。以《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指南(试行)》的发展保护要求为指导,立足天水古城历史文化遗产空间的保护现状研究,从“资源梳理、保护困境”两大维度探究天水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导向,并从“底线管控、系统协调、保护传承”等角度探索古城历史文化空间的保护机制。以期为市域层面的全域空间历史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与利用提供借鉴参考。

[关键词] 国土空间规划; 历史文化资源; 保护机制探索; 区域遗产观

中图分类号: TU984.11+3 **文献标识码:** A

Study on protection mechanism of heritage space in Tianshui City under national space planning

Xixi Yan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Lanzhou Jiaotong University

[Abstrac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shape urban characteristics and carry regional culture, and their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bu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system is still immature. In this paper, we sort out the connota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in the context of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and summarize the views of previous scholars. Guided by the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requirements of the Guidelines for the Preparation of Municipal Territorial Spatial Master Plans (for Trial Implementation), and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protection status quo of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space of Tianshui Ancient Cit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oblem orientation of the protection of Tianshui City'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in terms of the two major dimensions of “resource sorting and protection dilemma”, and then starts from “bottom line” to “control, systematic coordination,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It also explores the protection mechanism of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pace of the ancient 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bottom line control, system coordination,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We hope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overall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whole region at the municipal level.

[key word]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exploration of protection mechanisms; regional heritage perspective

引言

遗产空间作为关键的国土空间要素,承载着城市地域发展与文脉。从政策方面而言,十八大以来,我国重视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遗产保护,要求从整体保护与活化利用构建历史文化空间保护体系;从体系建设而言,国土空间规划作为空间发展、保护的基本依据,其空间体系建设逐步完善与创新,推进着我国空间发展的更高质量化,历史文化空间作为核心要素,其保护框架、制度及科学管控是高质量发展的保障;从遗

产保护出发,新时期需重构历史文化空间保护体系,注重与国土空间的三生空间融合,提出更具针对性的保护策略对国土空间的可持续发展极为重要。

1 国土空间规划与遗产空间保护的交互融合

1.1 国土空间语境下的遗产保护体系建设的价值转向

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建设体系相对滞后,多集中于实践探索阶段,整体来看,从仅注重对文物单体保护到关注格局、风貌和空间尺度的保护;从重点保护物质形态到兼顾物质

与非物质形态的系统发展；从静态的自损型保护到动态的资源活化利用传承发展，体系建设经历重重实践在保护思路、对象、范围、方式上实现质的转变。

从政策文件来说，随着国土空间的推行和实施，标志着我国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建设转向遗产空间研究，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强调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管理需求，提出针对不同文化资源采取战略措施推进区域发展，肯定了遗产保护在全域空间的重要性，2019年《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首次将文物保护纳入国土空间指导约束性专项，并要求从全域性角度对历史文化空间进行综合考量与整体保护。2021年相关政策强调文化遗产保护的系统性，要求完善保护管理机制并推进活化传承利用。2022年起，《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等文件强调历史文化空间与“三生空间”融合保护，2024年《编制指南》提出基于一张图原则规范保护。

从各学者对国土空间规划视域下历史文化遗产价值认知的研究切入来说，目前，张能、武廷海等人立足于区域全要素的保护视角综合梳理历史文化遗产的时空分布与价值，从国土空间资源承载能力的角度识别遗产空间，并提出历史文化遗产评估思路；杨涛等人分析不同层级国土空间遗产，按“三类”划分，纳入“一张图”整体保护利用。姜岩则基于城市历史景观角度结合国土空间的全域要素提出文化生态保护格局，关注历史文化遗产的动态层积与整体保护。田家兴、赫静等人梳理国土空间历史文化资源，从遗产保护利用出发，提出“名录梳理-底图搭建-体系构建”的保护利用路径。

1.2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遗产保护体系的主要要求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体系始终注重层级传导，从战略指引到保护协调，最后落位到市县层面的操作实施。遗产保护体系构建聚焦全域全要素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活化。市域层面基于省域规划指标，强化底线管控，统筹全域文化要素，优化遗产空间格局，科学提出保护机制与利用策略。而对于全域空间范围内的历史文化资源，其对国土空间规划的基本需求则主要聚焦三大空间。一是基于底线约束的遗产本体保护空间；二是注重功能协调的管控协同空间；三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活化利用空间，整体呈现从内涵式保护到外延式拓展的格局变化。

2 国土空间规划视角下的遗产空间保护机制思考与体系构建

2.1 立足区域视角，挖掘历史文化资源价值

区域遗产视角强调系统认知时空中的遗产，是全域全要素规划发展的前提。历史文化资源在文化价值的分布上具有一定的空间聚集特征，各要素之间相互关联，整体呈现出严密的空间组织逻辑。在对历史文化资源价值挖掘时立足区域视角，既要从空间层面分类串联不同层次的历史文化资源。也要从时间层面探索承载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价值的活态遗产演变。

2.2 注重整体保护，构建文化安全空间格局

遗产空间保护需注重整体性与安全性，既要纵向层级级保护多要素资源，也要横向衔接保护遗产景观环境，注重协同保护其他类型空间。避免重要的文化遗产空间与国土空间三区三线的矛盾冲突，构建以点串线、以线织面的遗产空间体系（图1）。一是基于底线思维，立足遗产本体价值，融合自然与人文要素，避免割裂；二是聚焦街巷织补，梳理显性文化廊道与隐性生态景观廊道；三是重视文化保护空间，关注资源集聚区与文化生态保护区。最后基于大数据平台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并与国土空间相关数据进行融合形成“一张图”保护联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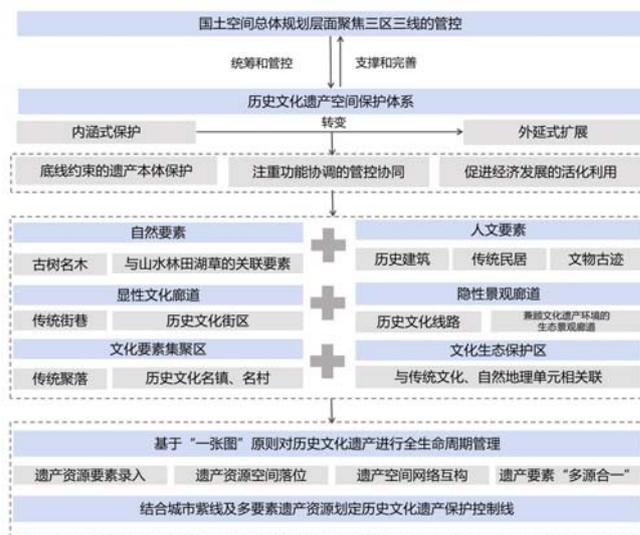


图1 国土空间背景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示意图（笔者自绘）

2.3 基于本体价值，文化驱动提升国土空间魅力

聚焦历史文化资源本体价值形成展示利用空间。一是注重历史文化空间的重现，基于GIS平台对遗产资源所在空间进行核密度分析，识别出重点遗产空间，梳理文化资源历史，识别地方文化要素，融入并串联成文化展示廊道；二是整合历史文化空间功能，协调好城市发展建设与资源保护利用的空间关系，如在更新建设过程中，在科学保护的前提下结合地方特色文化与主题活化历史地域空间，活化历史空间，升级业态，利用历史文化资源打造多样化空间。

3 国土空间背景下天水古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成效认知与思考

3.1 城市文化资源价值认知

从区域角度分析，天水地处三省交界，属关陇地区，为民族文化交融与丝绸之路必经地，历史遗存丰富；从建设格局方面而言，天水古城依山傍水，自然格局呈现出“两山夹一水”的形态，影响古城形态，形成五城相连（伏羲城、西关城、中城、大城、东城）自西向东的布局。从历史文化遗产资源来看，其基于伏羲、仰韶、先秦、石窟、三国等五大文化，承载着多个历史文化遗产，主要表现为四大层级多个类型（表1）。一是以古树名木、文物保

护单位、历史建筑为主的自然与人文资源要素;二是以伏羲城三新巷为主的历史文化街区;三是以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为主的聚落型面状空间,资源主要聚集于西关城与中城,形成整体聚集的保护格局。

表1 天水市历史城区遗产保护清单表

两类	四层	遗产类型	数量或名录	
历史文化资源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其中包括伏羲庙、后街清真寺、胡氏古民居等国家级文保单位 3 处、张庆麟宅院、哈锐宅院等省级文保单位 11 处、邓家院、陇南书院等县级文保单位 23 处		
		历史建筑	三新巷 13 号、张进士故居、娘娘庙等 37 处	
		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家寺巷 10 号宅院、孙家大院 16 号宅院等 82 处	
	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木雕、吹糖人、皮影戏等 136 项	
		历史文化街区	伏羲城历史文化街区、三新巷历史文化街区等 6 处	
		重点保护街巷	枣园巷、三新巷、自由路等 18 条	
	人文资源保护	线性廊道	历史文化名镇	陇城镇、滩歌镇、街子镇 3 处
			历史文化名村	街亭村、凤山村等 4 处
			历史文化名镇	天水村、蔡家寺村、崩皇村等 7 处
		重点	推荐保护的古镇	麦积镇、麦积镇、红堡镇等 6 处
推荐保护的古村			王家庄村、周庄村、马川村等 22 处	
自然资源保护	历史环境要素	古树名木	以侧柏、腊梅、国槐为主,共计 135 株	
		山水体系	渭河水系、嘉陵江水系为主	

资料来源:根据天水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2017)整理绘制

3.2 保护成效思考与困境梳理

3.2.1 遗产体系缺乏统筹,保护格局构建割裂

一是天水古城的遗产体系构建基本以遗产资源本体保护为主,对于其历史要素的周边环境关注及衔接度不足,缺乏整体性保护措施。同时对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的评估体系不完善,缺乏精细化的评估措施,特别是天水古城内以“点”状形式呈现的文物建筑时常出现破损并在修缮过程中缺乏科学性评估与更新;二是由于过度的开发建设,天水市域的古城格局呈现割裂状态,整体轮廓在现代建筑的形态中难以辨别。

3.2.2 历史资源功能性弱化,完整性保护不足

在过度重视经济效益的大环境下,历史文化遗产的深厚文化底蕴及历史信息的完整性保护存在可能被忽视的危险,在天水古城的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忽略了国土空间大背景下的全域要素保护的系统关联度,诸如胡氏民居、秦州文庙等这一类历史文化建筑,在其保护过程中,由于周边环境的促成造成历史建筑的本体功能性丧失。其次古城区域单元内的历史文化资源整体展示利用衔接度不足,对五城内部的遗产特色挖掘不深,缺乏体系协调与支撑保障。

4 基于全域全要素的历史文化遗产空间保护机制探索

4.1 构建全域空间底线管控和全要素评估体系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背景下强调全域全要素管控的重要性。基于历史文化资源要素保护的正面清单梳理,重点在于把握好“强制性”与“控制性”的度,推进历史文化资源要素的矢量化,形成历史文化资源空间保护“一张图”,建立全域文化资源管控和评价体系。一是注重全域文化遗产与三区三线的横向衔接,差异化管控三生空间的文化遗产;二是基于层次单元,建立覆盖全要素的评估体系。

4.2 构建历史文化生态空间保护格局与多维遗产空间保护体系

一是依托天水自然生态要素与城市形制,遵循整体性保护原则,构建自然人文互构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格局,支撑天水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二是注重纵横协调与重点保护传导。横向综合保护多种历史文化资源,针对空间布局特征提出策略;纵向层级传导保护要求,从天水全域至古城核心保护区,再到历史地段,层层落实保护重点。

4.3 立足区域联动协调发展完善多元遗产的保护传承利用体系

国土空间保护规划的视角下,立足区域发展观整合古城历史文化信息,在构建“一张图”保护体系的基础上通过完善相关保护法规与条例为历史文化资源的整体性保护提供保障。其次通过强化五城自身文脉特色,结合古城内的历史文化要素延续空间格局,形成五城联动,优势互补的文化展示体系[13-14]。如位于古城最西端的伏羲城,则依托伏羲文化的历史脉络强化其祭祀空间及功能要素;位于伏羲城东侧的西关城则依托其古城内的聚居、商事繁荣的人文氛围、众多的历史文化要素发展商住并存的文化特色。二是根据文化遗产特征探索多元保护要素的活化利用模式,从全域空间进行统筹,确保遗产本体的功能延续及文化传承融入国土空间大环境中。

5 结语

文章结合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与天水古城保护成效,解析保护要求及特征,提出新时期历史文化资源保护机制构建的三大要点。一是作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底线约束指标之一,应始终坚持将资源保护控制线与国土空间划定线相协调并统一到一张图进行管控;二是构筑人文与自然相契合的保护空间格局,注重全域全要素保护的重要性;三是兼顾好保护传承与发展利用的协同关系,通过历史资源的特色挖掘激发遗产资源活力,推动新时期国土空间文化空间体系建设。

[参考文献]

- [1]霍晓卫.全域视野下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J].中国文化遗产,2019(03):44-50.
- [2]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Z].2018.
- [3]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

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Z].2019.

[4]自然资源部 国家文物局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中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指导意见[Z].2021.

[5]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Z].2021.

[6]张能,武廷海,王学荣,等.中国历史文化空间重要性评价与保护研究[J].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2020,12(01):1-17.

[7]姜岩,孙婷,董钰.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专项研究及西安实践[J].规划师,2022,38(03):110-116.

[8]田家兴,郝静,单彦名.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市域历史文化资源空间保护体系构建探索—以山东省聊城市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22,29(01):60-65+81.

[9]杨涛.国土空间规划视角下的国家文化遗产空间体系构建思考[J].城市规划学刊,2020(03):81-87.

[10]陈刚.全域全要素保护视角下的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探究——以儋州市中和镇为例[J].规划师,2023,39(3):151-157.

[11]陈诗芸,陈运山,龙丁江.基于国土空间规划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思考——以海南岛为例[J].城乡规划,2023(02):43-51.

[12]詹美旭,席广亮.面向全域全要素统一空间管制的市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探索[J].规划师,2021,37(10):34-40.

[13]李巍,杨承兴,王录仓,等.魅力国土空间:重塑区域特色的国土空间规划策略[J].自然资源学报,2020,35(03):501-512.

[14]杨涛.文化遗产空间体系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建构——以拉萨的实践为例[J].中国土地,2020(08):25-28.

作者简介:

严西西(1997--),女,汉族,贵州省安顺市人,研究生,研究方向:国土空间规划,历史文化遗产保护。